

浙西對日抗戰與游擊戰

—記三十七年前一段工作概況

侯暢

一、前言

甲午（公元一八九四年）之役，日本乘機佔我台灣、澎湖。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之役，又侵佔我東北。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抗戰之役，日本政府製造事端，企圖佔我華北，先使其特殊化未遑，乃處心積慮，亟欲併我為其附庸。又偵知我國於必要時，全國軍民必團結一致，願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，對日抗戰。加以當時歐美各國經濟恐慌，難以自顧。此時如不圖我，以後再難得此機會。如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竟然不顧一切，編成上海派遣軍，進犯淞滬，企圖佔據上海，威脅南京，妄想屈服我政府意志。事前，我最高領袖，一再忠告日本軍閥不可輕啓戰火。噫

以中華民族為愛好和平之民族，主張親仁善鄰，繼絕世，學廢國。並向世人宣示：「和平未至絕望時期，絕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至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設日本人不自激悟，敢於犯我，我政府必採長期抗戰，焦土抗戰，以時間換取空間，抗戰到底，決不中途妥協，打垮日本，達到抗戰最後勝利目的之政策，不達勝利，絕不終止。此項重大政策之決定，日人何由知之？即能知之，亦何能知我毅然決然而篤行之？日本政府，不自知其大禍之將來，仍照其預定計劃，令其派遣軍，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，開始向我駐上海之防軍進攻。如是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男女老少之全面神聖抗戰起矣，中華民族之自救復興，日本國民之自取滅亡，亦由此一問不容髮之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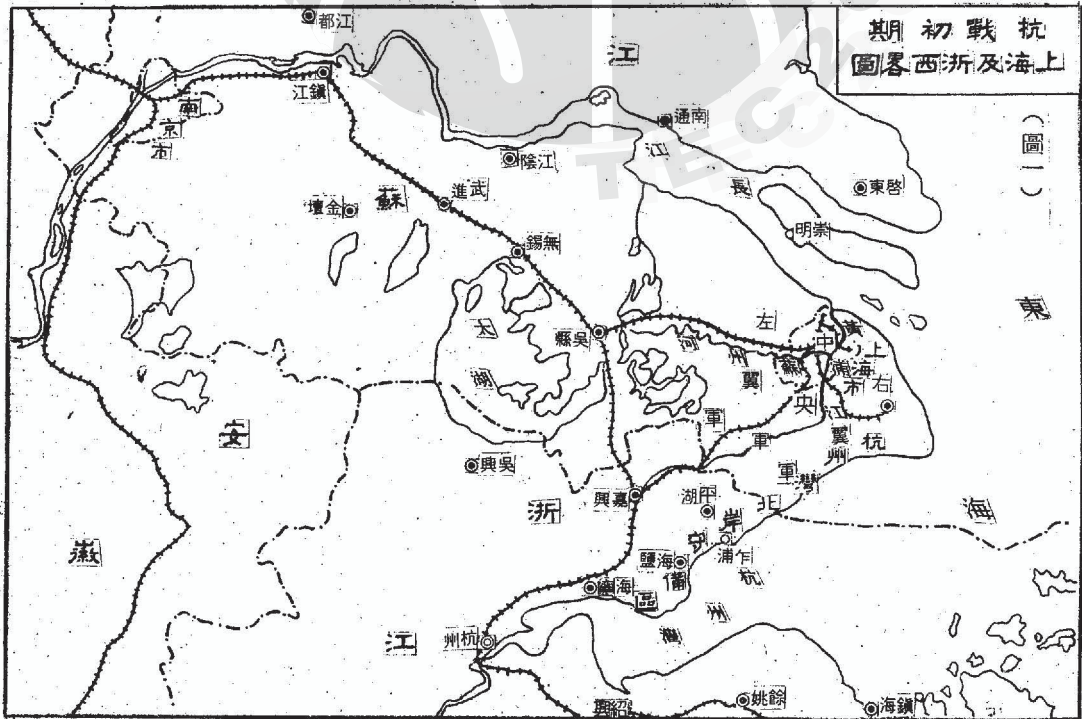
嚮先已注定矣。

二、指揮若定、料敵如神

我最高領袖，秉其天縱之資，及其革命戰爭經驗、學識，對國力之儲備，戰略之決定，戰術之運用，均甚高超適切。先是知其日必圖我，乃早於長江及杭州灣沿岸，構築國防工事，藉謀自固，並以防敵，以期有備無患。料日人如在華中用兵，杭州灣登陸，自為其最優先選擇之重點。當時余從事軍隊政治工作，已有多年。民國二十五年六月，我六十二師，奉令由湘開赴浙江衢縣、江山、金華、嵊縣、紹興，陸續分赴海鹽、澉浦、平湖、乍浦、金公亭、金山衛、拓林等地，加強國防工事建築。左翼為六十一師，及獨立

第四十五旅附砲兵團，右翼爲六十三師（在我師之後，陸續由湘到此）。我師司令部駐平湖，七月二十日成立平湖縣抗敵後援會，由縣黨部常委陳恢任主委，縣長洪李川，及地方人士參加，與余切取聯系。滬戰於八·一三全面展開，我師奉令就地進入陣地，師司令部，原駐平湖縣城之電燈廠，隨即移駐乍浦浴場大樓。余率政訓處，駐乍浦杜公館。並展開沿海民運工作，組成各種任務隊，如運輸、情報、肅奸、船舶、宣傳、慰勞等。青年男女，均自動踴躍參加。離鄉赴上海參加抗戰者，雖屬戰地風雲緊張，而青年熱血沸騰，仍然絡繹於途，氣薄雲天。第三戰區長官部，對我守備區作戰指導要領如次：杭州灣北岸守備區指揮官，爲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，第二十八軍軍長爲陶廣，兵力配備爲六十一師、六十二師、六十三師、五十七師，獨立第四十五旅、砲兵第二團。分佈於嘉興以東，由浦東至杭州市之線。其任務爲積極行動，澈底殲滅任何時間敵人之登陸部隊爲主要任務。主力位於嘉興、乍浦附近，一部在沿海要點警戒，並派砲兵一部位置於黃浦江東岸，便於向敵側背施行轟擊，以策應淞滬區之作戰。我最高統帥部，將第三戰區，分爲中央作戰軍，由朱紹良任總司令；左翼作戰軍，由陳誠任總司令；右翼作戰軍，由張發奎任總司令（杭州灣北岸守備，防止日軍登陸，由其負責）。由劉興任江防總司令，薛岳、劉建緒、廖昂等，任集團軍總司令，分別統轄各軍、師參加此次戰役，由戰區長官部副長官顧祝同上將軍，輔佐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，調度指揮一切。（

見圖一）敵人揚言，三天可以佔領上海，兩週可以屈服中國。由於我軍爲衛國保民之光榮戰爭，每一官兵，無不奮勇用命，寸土必爭，軍民一體。民心士氣極爲高昂，如有八月十四日，我空軍以零比六的寬橋之戰，以飛機衝擊出雲號、龍驤號之戰。我中山艦與四行倉庫八百壯士之英勇表現，各軍師之壯烈事蹟，足以動天地泣鬼神。計自八月十三日，敵人開始進攻；至十一月十二日，我軍主力，向皖南撤退，爲時血戰，治爲三個月，終不負我國人之熱望。世界人士，對我此次作戰，無不另眼相看，交相贊譽。余亦認爲我政府在政略上所獲之價值甚大。軍事當軸之戰略指導，甚爲適切。各



部隊長在戰術上之運用，成就亦多。至於民族正氣與革命精神之發揚，更不可以道里計。我軍由於戰鬥之消耗，逐次增加，約為五十萬人。日軍則以松井石根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，配以近衛師團，第一、第三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三、第一〇一、第一〇二、第一〇六、第一一六等十二個師團番號，加以第十軍柳村平助司令官率領之第六、第十六、第十八、第一一四等四個師團，及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、岡崎支隊、兵艦三十二艘，戰車百餘輛，野山砲三百餘門，飛機二百餘架，約為十五萬餘人。在一個狹小戰場上，使用現代武器，動員如此巨大軍力者，尚不多觀。以下所述，係以浙西（杭州灣北岸守備區）抗戰戰況為主，其他方面未敢多所涉及。

三、英勇抗日、戰果輝煌

杭州灣北岸守備區正面及右翼，即金山衛向右至海鹽、海寧之綫，比較沉靜。左翼即金山衛向左至浦東之綫，因與上海戰場接近，時有戰爭發生。八月十三日，本守備區第五十七師一六九旅旅長蔡忠芬，奉令率領三三七團附敵二團之一營，即晚渡過黃埔江，掃蕩浦東之敵。以砲兵主火力，射擊浦西，公大紗廠、滙山碼頭，壓制敵軍活動。第五十五師，加派步兵團，迅速消滅浦東殘敵。第六十二師，配附敵二團第二營，固守澈浦、海鹽、乍浦、金公亭、金山衛之綫，拒止敵人登陸。並控制有力部隊，於平湖附近。又於永久工事間趕築野戰工事。九月一日，第六十二師奉令擔任場前（不含）至拓林（不含）間沿海防

務，置重點於金山衛、乍浦。第六十三師奉令擔任海寧縣至場前（含）間沿海防務，置重點於澈浦。並控制有力部隊於相當地點，保持機動。第六十一師，於八月二十八日，接替殿行鎮陣地，並於朱家巷、張家巷附近，策應兩翼作戰，戰力驚人。該師因作戰猛烈，至九月六日，敵我傷亡均大。第五十七師三四二團至九月七日，以敵人增加兵力，拚命苦戰。十一月四日，余奉令與六十二師一八六旅旅長王育瑛，三七一團團長朱再生，三七二團團長袁亞初，全部官兵調赴虹橋作戰。行抵南橋及閔行附近，又奉命於次日上午九時，回抵關里，即向當面之敵攻擊，十一時佔領關里，戰鬥甚為慘烈，敵軍遺屍遍野。我朱團長作戰甚為勇敢，於逐退敵人時負傷。王營長子隆以身體魁梧，目標顯著，率隊向前衝鋒時陣亡，全旅官兵皆為痛悼。先是我旅奉令調防，在乍浦海外之敵艦及敵機，偵知此情，乃於十一月五日，乘虛向我拓林、金絲娘橋、金山衛、金公亭、乍浦等處強行登陸。適我旅奉命回師，乃協同一八四旅謝飛初旅長及友軍，將頑敵壓制退回海上艦艇。留置海岸之殘敵，既不能進，亦不能退，祇有抵死頑抗。六日、八日、九日，均有敵人登陸，或遭殲滅，或被壓制退下海域。我師英勇與敵肉血搏鬥，堅守陣地，不顧重大犧牲，所以支援上海戰場，阻止敵人截斷京滬鐵路、滬杭鐵路，防止敵軍包圍上海，萬不得已時，並可掩護上海大軍撤退、關鍵重要，責任實大，不敢稍有放縱。九日，各部隊奉令作有秩序之陣地轉移，敵軍大舉登陸，向奉賢、金山、松江、平湖挺進。十

日晚，松江城由於敵機施放照明彈、燃燒彈，火光燭天，如同白晝。十日、十一日，我三六八團團長張空逸，新編第五團團長張濂松及營長多人，因作戰勇猛，不幸陣亡。余奉令調處、政工隊、醫療隊，沿途救護傷患，收容散兵。此情此景，尚歷歷如在眼前。至十二日，除留置獨立四十五旅在敵後外，我大軍全數撤出，敵人損傷甚大。三日以來，以陶柳師長體肥足跛，不良於行，無法聯絡，軍司令部亦無消息。陶廣軍長囑余於嘉興，設臨時收容所，杜傳專員協助甚力，旋奉令向杭州集結，收容一千餘人，交由余參謀長統率。行至嘉興與桐鄉之間，平湖縣長丘遠雄，扶同足趾受傷之陶柳師長，與部隊會合。於十六日抵達杭州，作初步之整訓。至中央戰區之八七師王敬久，八八師孫元良，三六師宋希濂，九八師夏楚中，十四師霍揆彰，稅警總團黃杰（後為第八軍），教導總隊桂永清，上海市保安總團吉章簡，及此次作戰各部隊，均能以血肉之軀，作成新的長城。前仆後繼，奮不顧身。其作戰之英勇，使敵人為之膽寒，信心全為動搖。此實為日本政府對我國力戰力，判斷錯誤，兼犯戰略上逐次使用兵力之大忌，任我達成消耗戰，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之成功。加以敵人在戰術運用上，往往過於迂迴呆板，慣於用包圍戰術，例如當我大軍向蘇州河右岸轉進及向杭州撤退時，敵人固已兵力消耗甚大，疲憊不堪，無法追擊，任我從容到達指定地區，實亦敵人企圖包圍我軍造成之錯誤，以致全盤皆輸也。

四、阮毅成主持戰地政務

陶碧如重膺游擊重任

先是民國二十六年夏初，余奉命會同余參謀長，先赴浙江，與金華區行政督察專員阮毅成，紹興區行政督察專員賀揚靈接洽行軍前站應行準備事宜。結果甚為圓滿，阮賀兩首長，不僅革命意志極為堅強，而且樂於助人，不愧行政長才。我軍駐防此一地區，軍民甚為歡迎，亦多受其鼓勵，並為以後我游擊區之補給來源也。二十六年十二月，由平湖、松江、嘉興撤至杭州，稍作整補。奉命移駐蕭山、紹興、餘姚、嵊縣一帶繼續整訓。敵軍第九師團、第十八師團，分由滬杭綫、會攻寬橋。我軍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全部撤回錢塘江南岸，當局令於當晚炸毀錢江大橋，因而杭州陷落。我師在嵊縣蒿壩設立幹部訓練基地，派田樹樟少校負責（田當時由陸大畢業，現任台灣警備中將副總司令）。由於將近半年之整補教育，戰力已經恢復。二十七年四月，統帥部電令六十二師及六十三師，各調兩個團，共四個團，編成杭嘉東部地區游擊縱隊，以六十二師師長陶柳中將兼任司令，六十二師政訓處處長侯暢上校，兼任縱隊司令部政治部主任。計劃渡過錢塘江北岸，實行游擊作戰。其任務，首先恢復地方行政組織及地方秩序。蓋半年以來，錢江北岸，皆無我軍留守，任由敵軍、僞軍、奸小橫行，人民痛苦，如處水深火熱之中。陶司令謙抑為懷，深知游擊戰，必以民衆組織為基礎，為依託。政治重於軍事，力主軍政分治；余主軍政統一，力求

配合，切忌分開，以免力量不能集中，影響作戰。最後陶司令決定組織類似戰地政務之機構，定名為杭嘉東部地區政務公署（即後來改組成立之嘉興行政督察專員公署），為隸屬於縱隊司令部之幕僚機構，由余擔任主任，與政治部合署辦公，以便於對浙江省政府，發生政務上之關係，適合政治體制，同時亦便於與民衆發生關係。對外發佈公文或佈告，仍以司令名義行之。此一游擊地區範圍，經奉規定為杭縣、海寧、海鹽、嘉興、平湖五縣，多為本師原駐防守敵人登陸之地區。必先決定者，為隨同游擊部隊渡江之地方政府首長人選，經派余專赴永康縣之勝地——方巖，即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接洽，當時民政廳長為阮毅成氏，不僅學貫中西，決事明快，而且溫文儒雅，有大政治家風度。余以前綫飽經劇烈，礮火紛亂，風塵僕僕，一襲戎衣，自憐亦堪自笑。彼此相見，雖為舊識，有如隔世。阮氏當時為三十歲左右，不過長余兩三歲而已。款談之餘，經商定縣長初步名單，杭縣為陳純白，海寧為田稷豐，海鹽為汪樹仁，嘉興為趙熾，平湖為張革非等。司令部之戰地政務公署，不直接對省政府行文。省政府對縣政措施，均須透過縱隊司令部，由戰地政務公署負責處理。司令部對戰地政務，可直接全權決定。重要者，事後電知省政府備查即可。阮氏當即邀余直趨黃主席辦公室，詳為報告。黃睇聽之頃，答以照辦。惟省政府對戰地政務之處理，由阮廳長完全負責，並與有關機關協調。同時以手示勢，告我以後游擊部隊政務，可逕與民政廳洽辦，以表示分層負責之意，並輕輕避

免部隊長與其直接發生關係，可謂處事適當矣。又以地方黨務工作，甚為重要，轉赴浙江省黨部，會晤有關負責主管首長，分別派遣地方黨務工作幹部，同時渡江。不久即派定各縣黨部負責人，即海寧縣為程森士，海鹽縣為周仰松，顧達一、王子珍，嘉興縣為陸志棠、王梓良（旋接任縣長）、許敏中、平湖縣為于凱軍，均屬一時之選，成績甚佳。對戰地民衆組織工作，收效甚大。皆省方負責人羅震天、金越光諸先生領導之得法也。

五、衝過錢塘江、收復杭嘉湖

敵軍於佔領浙西初期，多係拉攏流氓、惡棍，及少數奸商，組織維持會。至二十七年三月，改為自治會，均受日軍宣撫班之指揮。日軍奸淫擄掠，無所不為，人民恨之入骨。五月，偽維新政府，派汪端閣為偽浙江省省長，陸續委派各縣偽縣知事。無賴之徒，苟安之輩，或為衣食，或為保產，向敵獻媚，甘為走狗，一時雞犬升天，欺凌敲詐之事，日必多起，致使民不聊生。當時嘉興有一民謠言為：昭和十三年，（偽組織用敵人年號，昭和十三年即為民國十七年。）當官吃烏煙，（當官即公開，烏煙即鴉片煙。）討老婆勿要銅鈔，（形容偽組織仗勢凌人之可畏。）今年舒服過，明年咽街櫓！（預料偽組織不會長久，終必要受國家制裁。）

由此可見當時人民，對偽組織人員淫威諷刺之一般。浙西沿海民性，極為機警強悍，焉能受敵偽侮辱，熱望國軍早日反攻，收復失土，拯救同胞。錢江南岸之同胞，深知救國救民，抗日雪

耻，人人有責，情緒激盪，義憤填膺，市井壯士，熱血青年，每以「打倒日本人，我願意拚死。」爲口頭禪。爲招攬青年男女，參加戰鬥行列，就近與賀揚靈督察專員，將其小型之政工隊，擴大爲戰地政務工作大隊。招收錢塘江兩岸各縣男女青年五百人，編組五個中隊，內含一個女子中隊，由戴谷晉女士任隊長兼大隊部總務組長（後改爲婦女營，仍由戴任營長，現戴爲國大代表，住台北新店中央新村）。於紹興縣立嵇山中學內，集中訓練，余兼任該大隊大隊長，黃匡任副大隊長，吳廷任總幹事。擬於各縣成立政工隊一隊，招收當地青年參加，藉以擴大戰地政務工作效果，實在當時無論男女老少，不計生死，皆願參加抗戰工作，有如錢塘江之八月浪潮，澎湃萬丈，不可遏止。於是「衝過錢塘江，收復杭嘉湖」之偉大號召與呼聲，響徹雲霄，民心爲之振奮，兩浙一致熱烈響應。經過一個多月之籌劃，民心士氣，皆已可用，軍事政務各項動員準備工作，皆已完成。陶兼司令及六十二師之袁亞初旅（轄三六七、三六八兩團）。六十三師之湯宏懷旅（轄三三五、三三六兩團）。及陳、田、汪、趙、張五位縣長，戰政大隊及行政工作人員，經濟合作工作人員，農民銀行派往農村貸款工作人員，海寧縣銀行行長顧達一氏（現在台北內湖寶覺寺修行），亦編入此一戰地政務隊伍中，於二十七年五月四日午夜，即端陽節前一日晚間，其時正是潮平風正，吾人浩浩蕩蕩，遵照預定計劃，分別由紹興、餘姚，進入指定渡頭，即周行（巷）、菴東、新街、天后宮、倉前鎮等處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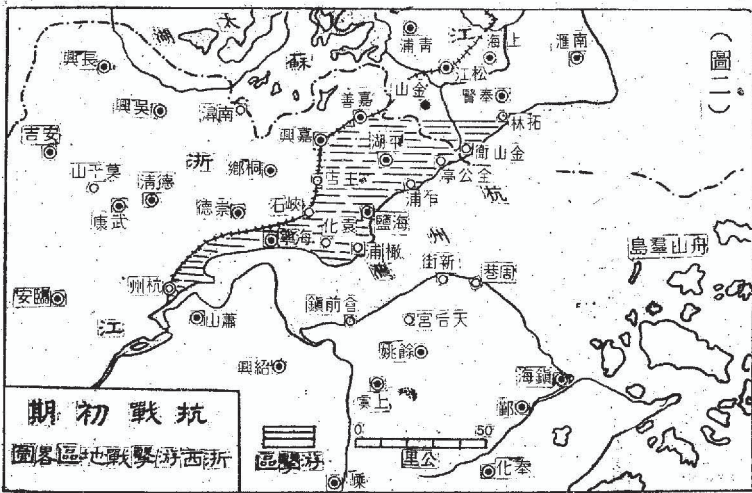
分批揚帆渡海，船大艙深，每船可容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，連同裝備武器彈藥，恰可一連一船，選定渡頭之錢塘江面約爲三十里，計四小時左右，到達彼岸。大軍壓境，敵傷組織，惶恐不安，旋即克復海鹽縣城、袁化、激浦、乍浦等重鎮。日寇總部爲之震驚，自知無力應付，徒喚奈何！當日爲端午節，我軍進行途中，浙西同胞，爲表示歡迎，但又不敢露面，以防敵僞報復，乃到處以粽子懸掛於桑樹上，任官兵自由取食，有若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之概，民心極爲振奮，亦由此可見其用心良苦之一般。殆亦敵僞初期淫威畢露，人民被迫不得不爾。稍經時日，人民多數公開支援國軍游擊隊，處處相與合作。敵人亦知中國人心未死，戰勝無望爲憂。

六、展開戰地政務、摧毀敵僞政權

「用兵不如用民」，古有明訓。游擊戰，自應建立於群眾基礎之上，設無群眾作基礎，而欲實施游擊戰，展開戰地政務，有如盲人瞎馬，勢難達成願望。吾人於五月五日登陸成功，克復海鹽縣城後，縱隊司令部駐於城西，政治部、政務公署、政工大隊，駐於城東。軍事由司令負責，政務由余負責，陶中將堅持如此分工，余亦祇好承擔，但余堅持一切以司令名義行文，亦獲諒解。乃策定戰地政務全盤計劃，積極展開工作，工作進行，甚爲順利。依照計劃，經將三個政務性之機構，合而爲一，內分民政、文教、財經物資、民衆動員四組，及一個秘書室、一個調查室，有效的掌握並運用戰地人力物力，使人物皆爲我

用，而不爲敵用，我能知敵，而敵不能知我，茲舉數項重要工作如次：

(一)恢復地方政權：海鹽縣政府設於城東，與政務機構相鄰，由戰政大隊女子中隊配合工作。海寧縣政府設於袁化鎮，由戰政大隊第一中隊配合工作。杭縣縣政府設於許村附近之楊家兜，由戰政大隊第四中隊配合工作。嘉興縣政府，設於



醫院，後移鳳橋東市，由戰政大隊第三中隊配合工作。平湖縣政府，設於新篁南之徐賢棧，後移隸墟，由戰政大隊第二中隊配合工作。每縣縣政府所在，均爲我游擊部隊支隊司令根據地，敵人不敢側目，因敵軍岡崎支隊駐守杭市，其餘均分別駐守各縣城內，及滬杭鐵路沿線重要據點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鐵路以東城地區（見圖二），皆爲我游擊部隊佔領，如金塘橋、沈蕩、歙城、石泉、峽石與王店間之張家堂、橫港鎮、嚴家村等，亦爲游擊隊指揮單位駐守。各地敵偽機構，如維持會，及日人所御用之任何名義，皆爲解散。敵僞工作人員，准予改過自新，戴罪立功。區鄉鎮保甲，迅即恢復，均經委派抗日意志堅強之公正人士擔任首長，並展開地方行政工作，人民作息，甚爲安定。

(一) 扶植自衛武力：我師渡江重返浙西，建立各地區游擊根據地後，對地方忠勇仗義之士，決心扶植壯大，成爲地方武力，保衛自己家鄉。其槍枝彈藥，有爲我軍撤退時遺留於民間者，有屬於地方鹽警、水警及民間私自保存者。一經鼓勵，紛紛出而組織隊伍，當委海鹽汪賢夫、陳仲平組織游擊隊。至嘉興之姜維賢，聲勢浩大，組成自衛義勇軍，自任第一大隊長，其活動區域爲鳳橋；王志元任第二大隊長，活動於漢塘一帶；彭輔鄭任第三大隊長，活動於新篁一帶；陳寶善任第四大隊長，活動於新豐一帶；周問寰任第五大隊長，活動於王店一帶；均受袁亞初旅長兼司令之指揮。平湖縣之謝友勝及其妻黃百器（即雙鎗黃八妹）組成自衛挺進隊，活動於乍浦沿海一帶

；金公亭之陳新民，嘉興縣之陳祖蔭、孫祥珍、方振民、沈振生，及蘇嘉路附近之范春生、王玉麟、劉、琨，杭州市附近之李泉生、李正鴻、施公安、姚維德等，均各組成不同名義之游擊隊，有直屬縱隊司令部指揮者，亦有屬湯宏懷旅長兼司令部指揮者。一時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敵軍大起恐慌。我民間游擊隊以份子複雜，缺乏訓練，乃分別予以三天或五天之集中機會教育，藉以整飭紀律，灌輸游擊戰應有之軍事常識。尤其對於政治訓練，特別予以重視，經過一番整頓，社風觀感，爲之一新，民心大爲振奮。將於後方設立訓練基地，充實設備，分期調訓，自必更爲有效。

(二) 復興文化教育：半年以來，由於大軍轉移陣地，地方文化教育，亦隨之停辦。政務單位，乃將各地報紙，文化團體，社教機構，及地方各級學校，全部予以恢復辦理。報紙多用石印、油印。教科書係從新編纂，亦用石印或油印，並有各學校自行印刷應用者，均以灌輸民族精神與抗日意識爲主。雖屬戰地，而絃歌之聲，不絕於耳。此項工作，係由會習教育之戴谷晉女士兼辦，亦云苦矣。

(三) 掌握人力物力：敵人力物力，皆屬缺乏，使其無法取得我方資源，逼其油盡燈枯，無法持久作戰，難以補給，爲對敵人之致命打擊，自應處處予以控制，隨時予以封鎖，使其爲我所用。關於人力方面，無分男女老少，皆以參加戰鬥

或戰地工作爲能事，分別編入各種任務隊，統由各縣鄉鎮戰地工作委員會指揮，與當時游擊隊密切配合。諸如情報、宣傳、民運、自衛武力等工作，表現甚佳。尤以婦女隊、少年隊，多係擔任情報、宣慰工作爲主，遇有敵偽派來之間諜或游擊區之內奸，不少被其破獲，對抗日陣綫之鞏固，收效頗大。關於物資方面之掌握，浙西有句諺語爲：「金平湖，銀嘉興。」而平湖更有小上海之稱，此爲浙人形容平嘉地區富庶之口頭語。杭縣爲浙省首縣，民間亦甚富足，所有重要物資，如糧食、油類、石鹽、綢布、五金、水泥等，皆爲我所控制，少有資敵者。（祇有黃金、銀元，登記不夠確實。）以人人可以檢舉，甚少違犯。反之，各地日軍倉庫，運輸隊，時遭我所組織之破壞隊予以偷襲、攔截、焚燬，使其損失甚大。至各種運輸工具，如船、車、獸力等，亦切實予以管制。另有提及必要之人物，爲戴先生派在浙西連絡之蔣劍民氏，奉化人，掌握敵人動向，甚爲靈通確實，而且出生入死，具有大無畏精神，助我甚多，令人敬佩。

(四) 血戰使敵膽寒：浙西各縣地區，因游擊隊到處活躍，鋤奸工作甚力，敵僞爲之膽寒。滬杭鐵路火車及公路車輛，除白天行駛外，晚間全停。敵僞人員行動，因而大受約束，不敢輕易露面。戰鬥值得記述者：1 敵因屢次受我游擊隊攻擊，損失頗重，二十七年六月一日，敵一〇一師團

東 方 雜 誌
 之一個聯隊，配以小鋼礮，分向諸橋、八堡、九里橋等處進犯，翌日戰事重心移至新倉。我三六七團謝明強團長率部與敵週旋，硤石之敵，亦於同日向烏橋進犯，在退至朱家濱時，曾被我三六八團張莫京團長（現住台北市和平西路，曾任台灣軍管區副司令）將其包圍，發生激戰。此役敵傷亡慘重，不久乘機將鄞鎮、祝家祥、馬橋等處民房，縱火焚燒洩憤。是年八月一日，敵軍由京滬綫及海塘一帶，調集部隊萬餘，向我軍反撲，我陳士伯營長在平陵廟附近陣地殉職。陳精於韜略，屢立戰功，民衆敬之如神。此次週旋，民衆極爲哀痛！海鹽方面，因周仰松、顧達一、孫鼎、王逸民、湯浩生、王仲堯、張強哉、陳仲平、朱佩紳、仇士英等，深具領導能力與聲望，游擊力量，日有滋長。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，於海鹽縣舉行軍民聯歡大會後，七月七日，杭、嘉敵軍集中兵力，掃蕩海北地區游擊部隊，我於外圍據點，屢予創傷，使敵未遑。七月三十一日，敵又調集一個聯隊，並附礮兵，分十二路，向我海北進犯，我已事先洞悉敵情，即將此一地區兵力化整爲零，與民同時作息，使敵軍失去作戰目標。是晚，我戰政大隊黃副大隊長與女子中隊，因結束任務，返回縣城，中途在茶院與敵遭遇，適值午夜，天無月光，彼此不相見，互以步槍、手槍、榴彈攻擊，彼此均有死傷。我副大隊長黃匡、總幹事吳甦，男隊員林堯磊、宋文馨、張貽清

、張懷德、錢啓明、陳惠民，女隊員陳憶美、袁湘君、徐玉珏、朱淑芬、顧麗娟、盧雅芬、陸進英等十五人，光榮殉職。大隊長戴谷音，受輕傷落水，潛抵彼岸生還，亦云險矣。嘉興方面，敵軍於二十七年七月七日，調集三個連兵力，犯我駐鳳橋之吳副營，吳營長勇敢善戰，由曹莊開始迎擊，旋退守河南橋。激戰至九日午，我援軍趕至，始於石佛寺北，將來犯敵人擊潰。旋於三十日，敵又大規模進犯縣府所在地，企圖消滅我野戰軍。先佔我外圍之徐賢棣、曹莊、十八里橋、焦山門、竹林廟，向鳳橋作扇形推進。我軍分路予以阻擊，戰鬥進行至爲慘烈。敵以後力不繼，於次日由鳳橋附近潰退。其餘大小戰役甚多，英勇事蹟不少，未及備舉。回憶此一地區同胞，皆宣愛國熱情，與游擊部隊，打成一片，尤以供應情報、鋤奸、掩護等工作，表現甚佳，令人敬佩。惟此一地區，位於滬杭鐵路與杭州灣之間，兵力運輸，頗不方便，且屬一片平原，水道縱橫，無叢林掩護，難於展開有效之游擊工作。上級有見於此，乃有將游擊根據地，設於天目山之議。並於嘉興成立專員公署，以嘉興縣長趙熾，升任專員，以王梓良接任縣長。女子隊改爲婦女營，戴谷音任營長。男隊改爲青年營，此時余奉命調赴廣東，擔任新兵訓練工作，無緣躬身參與，不勝黯歎！

總之，在八年抗日期中，各地區游擊戰役，

不下數千百次，轟轟烈烈而創下輝煌戰果者，不知凡幾，如最著名之大別山、太行山、武當山、廬山、衡山等等皆是。但浙西不比山岳地帶，全爲沿海一片平原，其艱難倍甚，而吾人幸能達成任務，誠足紀念。今年爲八·一三上海抗戰三十七周年紀念，我總統蔣公不念舊惡，以德報怨，乃日本田中政府忘恩負義，竟以怨報德，實足令人義憤填膺，追懷往事，猶歷歷在目，何堪回首！特濡筆記之，以誌不忘，並寄懷當日共患難及支援之諸友好。

李宗侗 夏德儀等校註
資治通鑑今註 精裝15鉅冊 售價4,500元
 本書係集各家注釋之大成，說明原注來源；頗取清儒及近世學者之說。所有古地名全部加注今地名。正文均用四號字，閱讀既省目力，皮藏參考尤感便利。
 臺灣商務印書館
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
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